正學編

正學編

卷八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顧端文公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常州無錫人

端文姿性絕人幼卽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公與弟允成倡修之。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

人須是無欲方得自由自在只些子未淨凡事便不

免左顧右盼。婉轉周旋。惟妨礙了這些子到底這些子。未必能如吾意。那許多周旋處都枉了。

曾瑋謹案無欲則剛。剛常伸於萬物之上。所以得自由自在也。所謂欲者。不必聲色貨利之沈溺。凡器用玩好。有所貪著。名心勝心。有所繫戀皆是。若有些子未淨。便生瞻顧盼望之心。惟恐妨礙其所欲。不得不婉轉而周旋也。要知人世可欲之端。無窮無盡。其能令我歆羨者。皆可以挾制於我者也。究之所欲未必果遂其心。而坐使志氣爲之消沮。

精神爲之勞役試一回想及之豈不枉用其周旋也哉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卻告之克己何也曰己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東滅西生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

曾瑋謹案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

未可也先儒亦言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諸木焉不去其根則萌糵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氣乃日鬬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端文此篇亦卽發明斯意葢不行者從枝葉上翦除克己者從根本上斬截一日克

己復禮則克伐怨欲之病痛一齊退聽而自無沾染所以有天下歸仁之效朱子云伐木而薙其枝葉不若斧其根也原憲四者之不行與顏子之克己復禮其工夫之相去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工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卽本體卽工夫和盤託出而兩賢俱在範圍中矣

曾瑋謹案朱子之學以居敬爲主而其要在窮理致知躬行實踐故疾革時自言其平生用力之處曰須要堅苦是專說工夫而本體之復不待言也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主而其要在念念存天理去人欲故疾革時自言其平生悟道之處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專說本體而工夫之用亦不待言也至於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觀其疾革數語正所謂體受歸全毫無遺憾蓋始

由本體以著工夫終由工夫以復本體兩賢平生所學及臨終之言要不出其範圍斯曾子之所以爲宗聖歟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閒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卽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是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

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曾瑋謹案周子言主靜者無欲故靜也。究竟處也。程子言靜坐者涵養用敬也。下手處也。然心有所在則失之拘滯。心無所在則失之虛浮。所以靜坐之功最難。惟李延平受教於羅豫章先生令學者於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即程子所謂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就此可得入頭處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

而發者必中節矣學者用功於此久之不已自有氣平心定之效獨居時遇事接人時卽喜怒哀樂紛然雜至時皆是未發時之氣象是故理自內出而應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感而遂通者卽其寂然不動者也渾然豈有分別哉所以由程子之主敬卽可以幾周子之無欲下手處卽是究竟處矣

高忠憲公攀龍字存之號景逸常州無錫人

忠憲與顧涇陽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履

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天包地外地在天中猶心依身身依心心天也身地也天爲地之主宰心爲身之主宰得其所主而萬事定矣

曾瑋謹案程子言天人無二之旨蓋謂天日在人之中而人受乎天之理本無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一而已矣然人之

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天難合非克去己私除卻形體不能與天不隔也忠憲謂觀天地卽知身心天之形包乎地之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體在乎天之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人之心天也人之身地也身心之相依倚猶天地之相依倚也是知天之主宰乎地者卽知心之主宰乎身也心本無對故言主宰得其所主而已私有不克形體有不除者乎然則主宰定而萬事定天人合一之旨可以默會矣

常人而可至於聖人只在愼獨獨者本然之知覺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慮而得卽此是天卽此是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箇知得這箇可畏便是敬不欺瞞這箇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便是明

曾瑋謹案此言入聖之功在於愼獨愼獨者卽自誠自明之功也葢誠者聖人之本聖人性焉安焉賢人執焉復焉所以君子必愼其獨獨者天理本然之知覺眞是眞非不由思慮而得純乎天也人

之神卽天之神也。是故無人我之分。今古之殊。不外乎此知此之可畏。則毋不敬。所謂可以對越上帝也。知此之不可欺。則眞實无妄。所謂敬然後誠也。一一依此本然之知覺。而無所昏蔽。則所謂自誠而明也。

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眞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

會瑋謹案此與程子言人於夢寐閒。亦可以卜自家學問之淺深一則。可以相發明也。蓋學問之道。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閒。夢中作得主

張則是思慮無紛擾精神無渙散而可以見學問之眞矣所謂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夢治也能臨大事而不亂者無他亦由於思慮之靜精神之定耳

一吳大澂曰夢中純乎天理方是天理流行夢中絕無私欲方是私欲淨盡無可强制無可掩飾夢中有一分把不定處卽自己有一分信不過處也

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不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

自有入處。

曾瑋謹案朱子曰。學者須用喚醒此心。又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蓋靜坐之法。只是虛著此心。常自警策、勿令懶散。不致如瞌睡。亦不致墮落那一邊去也。卓然常明者。即知覺惺惺也。志無所適者。即主一之爲敬、無適之爲一也。如此精神自然凝定。而復其本體之靜。不用一毫安排矣。若求其方所。則有著迹之病。思其效驗。則有助長之失。皆不可也。靜坐之功入門者藉

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欲知攝持之法惟以經書聖賢之言擇其於吾心切要者默體而操存焉貼近而著己焉則自有入頭之處殆至習心淨盡與聖人無二更何疑乎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淸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此乃天理之自然人能體貼出來方爲有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眞體旣顯妄念自

息昏氣亦强除不得妄念旣淨昏氣自淸只體認原來本性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從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曾瑋謹案忠憲之學以靜爲主用功最深其言靜

坐之法皆從體認得來故能親切詳明示學者以入門涵養之眞訣而此篇之切要處則以復性爲主也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不用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也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曰淸淨不容一物此在伏羲未畫之前天地自然之易亦只如此極平常極精微矣靜時之靜有以默識其眞體而安念淨昏氣淸不待強除動時之靜發如未發而喜怒哀樂亦還其本性之湛然故曰無動無靜只是一色只是平常也無動無靜之

體固於靜坐中驗之然靜中之工夫正於動中知其得力動中之工夫正於靜中知其得力也所謂敬者以工夫而言也所謂誠者以效驗而言也由敬入誠而天之性可復所謂卓然常明與聖人心體無二者也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

曾瑋謹案知足不辱有天理之自然無人欲之陷溺故安莫安於此也多言多敗小則啟怨尤之漸

大則爲禍亂之階。故危莫危於此也。不求於人。則氣自剛。常伸於萬物之上。故貴莫貴於此也。多欲於內。則志自卑。每屈於萬物之下。故賤莫賤於此也。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曾瑋謹案。人惟逐物。則如意不如意之權。操之於物。故無在而非憂。於不如意之事而憂者。必事事如意而始樂也。有一事不如意而卽不樂也。爲物

所累而不知足也。人能返躬。則如意不如意之權。操之於我。故無往而非樂事。事事如意而樂者。卽有不如意之事而樂亦無損也。不爲物累而能自得也。嗟乎。人生處世。安能事事如意乎。天懷仁厚而胸次灑然。則自有履中蹈和之樂。轉危而安。轉禍爲福。感召之機。起於方寸。雖欲事事如意而亦不難矣。

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也。天理無窮。人欲亦無窮。於此日損。則於彼日益。雞鳴而

起。向晦宴息。中間何所事事。最是喫緊著力處也。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連處便是欲。須打掃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耳。

曾瑋謹案朱子云。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陳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者。主靜之功。即是無欲也。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欲多一分。即天理少一分。人欲減一分。即天理完一分。所以此益則彼損也。人生蚤起宴息。一日之間。不在天理。即在人欲。每日檢點一番。喫緊著力。庶不虛此靜坐工夫也。人欲之

顯然者。固不待言。卽些微之牽戀而不能斷割者。亦當掃除淨盡。斯無礙於天理之流行。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言無欲則自然無事胸次灑然。毫無繫累。靜觀天地萬物。靡不各得其所矣。何樂如之。

吳大澂曰。凡人終日擾擾。不知何者爲善。何者爲利。天理人欲之界。自己亦不分曉。故欲於靜坐中自省自察。覺得一念天理。便保護而擴充之。覺得一念人欲。便奮猛而克除之。所謂喫緊著力也。

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美盡善矣。須知所以讀書者專爲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煩躁。反是累心了。須

守定朱子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之法。方可謂之讀書。

曾瑋謹案朱子於讀書窮理。用堅苦之功。所以教學者最爲親切。如曰看書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又曰讀書須開豁胸次。令磊落明快。才責效便有憂愁意思。須是胸中開豁。始得。須知讀書專爲治心。不可欲速。以至煩躁而累心也。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須知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

無他書必守定此法方可謂之讀書也

馮恭定公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西安人

恭定生而純慤長志濂洛之學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嘗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以不講在座者曰此人渾身是講葢得無行不與之意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鄉愿無惡於志纔是真君子

曾瑋謹案此言君子當謹獨也凡人見惡於人未

有不知愧者、豈知見惡於志。其可愧者尤甚。人或可欺、此志不可欺、人所不見者、此志則無所不見。故掩飾於外者。但求媚世。於內者。必求自慊。媚世者爲鄉愿。自慊者爲君子。爲人爲己。實君子小人之分也。

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和者爲小人。

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曾瑋謹案此觀君子小人之法正以其相反也君子之心公而恕故樂人之善而無顯人過惡之意小人之心私而刻故攻人之惡而無與人爲善之誠其厚薄之不同眞如一薰一蕕以此觀天下之士而無難雖百人中亦斷無一失也　又案宋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會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伊川聞人論

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可見君子之存心。固當如是也。

郝楚望先生敬字仲輿楚之京山人

先生築園著書。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有注證。一時通經之士。咸推重之。

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其機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為怒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氣象。須臾性

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氣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愼之未萌時尤爲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

會瑋謹案此先生教人於喜怒哀樂既發之時。返觀未發時氣象。所以變化氣質。而復其本然之性。與羅豫章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雖有先後之殊。一則於靜時做工夫。一則於動時做工夫。正相濟而不相悖也。

劉忠端公 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浙江山陰人

公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游其學以慎獨爲主立朝章數十上皆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所著人譜一書最爲平實可宗

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問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曰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眞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眞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

曾瑋謹案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故未發氣象。須從發處看入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未發之中。已發之和。皆本於此。故其工夫只在愼獨也。愼獨之功。雖兼動靜。然必平時存養之功深。斯臨時省察之功易。故其工夫只在主靜。周子言主靜立人極者。非偏舉也。然則未發氣象。何以從發處看入乎。蓋靜者心之體也。動者心之用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不於動

中求靜。不見眞體也。不於靜中求動。不見眞用也。
故曰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如此也。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正就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爲不善。過此則有蔓不及圖者。蓋學不本之愼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豈知人心本是無忿忿焉有忿吾知之。本是無慾慾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卽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毫不費力。
曾瑋謹案靜時之體。無端倪可見。有動之機。而端

倪始露。動念而或善或不善。在元黃未判。天人交戰之際。易言懲忿窒慾者。正於動念時謹其未萌。而遏其將萌。不使忿慾之念滋蔓難圖。是以君子必愼其獨也。若爲學不本於愼獨。則心無主宰。內欲與外物相引。而靜體於是乎失。豈知人心至靜。本無所謂忿慾。而忿慾之忽起忽伏者。惟吾心自知之。此卽良知之自然靈覺也。知其爲忿。知其爲慾。卽是命根。知忿而卽懲。知慾而卽窒。卽是立命之原。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是

故當下掃除而收廓淸之效不費力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愼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

曾瑋謹案先儒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程子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前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羅豫章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文靖曰。羅先生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黃文肅謂程子剖析毫

[illegible]體用明白。羅豫章探索本原。洞見道體。朱子曰。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所以程子謂只用敬。不用靜也。又曰。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可見先儒教人看此未發氣象。曰存養。曰敬。曰戒謹恐懼者。無非在慎獨上做工夫。正非想像恍惚。如釋氏之坐禪入定而已也。

吳大澂曰。未發時氣象。如光天化日。絕無雲霧之翳。如清水見底。絕無汙濁之跡。性體本來如是。天體亦本來如是。慾念一起。無此氣象。慾念一起。亦無此氣象。慎獨工夫。所以掃除而廓清之也。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愼獨。再則曰愼獨。夫獨體至微。安所容愼。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只有一眞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我自欺也。小人謂之閒居。卽爲萬惡淵藪。君子反之。卽是證性之路。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

曾瑋謹案此篇言愼獨之要。爲孔門心法。君子全其爲心。卽全其爲人之道。故愼獨之功。必本於毋

自歎。小人不知愼獨。而肆於閒居。失其爲心。卽失其爲人之道。故無所不至。而爲萬惡淵藪。敬肆之分。卽人禽之辨也。辭意切實明曉。無煩贅解。考忠端講學於文成祠。以證人名堂。而著社約。又著人譜一書。爲中人以下立教。此篇實闡發大學誠意一章之旨。不第啟迪初學而已。

過之造端甚微。而其究甚大。語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愼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其工夫喫緊。總在微處得力。

人心自眞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然其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明不勝暗。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故學在去蔽。蓋心本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自心。暗處是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但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君子則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直須將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蕩滌淨盡方

許訐尋過端下落。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

曾瑋謹案自古大聖大賢。皆以警懼之意自勉。亦以警懼之意勉人。而其要旨。則望人勇於改過也。凡人有過。積於隱而彰於顯。忽於細而成於大。所以君子必慎之於至微之處。有過則知。知則必改。是故欲寡其過而未能者。伯玉之賢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者。子路之勇也。孔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不

啻大聲疾呼正欲人於此而發猛省也此篇之旨亦在愼獨始於防過而知過終於改過而勿文過其云由一事之過勘到事前由一念之過勘到念後眞示人以自省自訟之方而推原於本體之明勿使受暗於過戒皮面之補掇懲敗鈌之彌縫可謂剴切而詳明矣學者反覆玩讀痛自省察庶幾不至暗室多欺而愆過叢雜也乎

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有思爲道之障當卽消融

不可詣著。

曾瑋謹案此章語意。忠端蓋有爲而言恐人離心以求道。或索諸高遠。或涉於支離。欲明道而道轉晦也。然形上形下。千變萬化皆道之所寓所當見者無窮。所當思者亦無窮。特不可妄見妄思耳。若以有見有思。卽爲心累。而欲守著此心。屏絕一切見地。一切思慮。則又不可。

鹿忠節公 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

公少時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論經旨。

人謂其能記憶也。公曰只要醒。不在記憶。要醒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一以貫之矣。

世上只有兩條路。曰義曰利。人心只有兩般味。曰樂曰苦。從命上醒一醒。從吾上認一認。眞樂自見。惜舉世皆迷耳。倘能認得吾時。不必問孔顏樂處。自家已尋著樂處。

曾瑋謹案君子喻義。欲舍苦而求樂。小人喻利。亦欲舍苦而求樂。豈知利中之樂。不如義中之眞樂

也。程子曰。賢者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故曰從命上醒一醒。醒也者。如大寐之久而始覺也。王文成曰。吾之所謂眞吾者。良知之謂也。名利物欲之好。私良知之好。眞從私吾之好。將心勞日拙。而憂苦中。終身從眞吾之好。將國家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欲而不自得。故曰從吾上認一認。認也者。如索鑑之照而自識也。命爲天命。吾爲眞吾。吾醒之。吾認之。而吾之眞樂自在矣。惜乎舉世之人。迷於命而不醒。

即迷於吾而不認也。誠能認得眞吾。則所謂孔顏之樂。自吾而有。吾自尋之。不必與孔顏之樂同。亦未嘗與孔顏之樂異也。

金忠節公 鉉字伯玉順天人。

孫鍾元曰。吾鄉忠節二人。鹿之學以子靜陽明入門。而未嘗不尊程朱。金之學專守程朱。而未嘗不尊子靜陽明。蓋二公皆以躬行爲先。故絕無異同之見。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而凶者。乾乾

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曾瑋謹案。凡人以恬退謙退爲吉德。故每事思退者。明知止知足之義也。言吉凶之象者。莫如易。易六十四卦。有專言退者。有兼言進退者。大都以不知退不能退爲戒。而未有以退爲凶者。且如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而屯蒙之後。卽受以需。傳曰。需不進也。不進卽退也。然則退之義大矣。又屯初九爲乾坤後第一爻。而其文首曰磐桓。程傳曰。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此可見大易之貴退

而不貴進也至繫辭言退藏於密。尤爲聖人洗心齋戒之至德。蓋惟聖人能知退之道也。是故乾乾不息之象。君子以之進修德業則然也若知進而不知退者。其惟愚人乎。

當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擾時。或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正當加緊用功。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爲邪穢所勝。纔是得力。若靜時有功夫。至動時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十年。也只是此等人濟得甚事。

曾瑋謹案境遇之艱苦。事物之勞擾。因於外而動

也。私欲之牽纏。因於中而動也。蓋工夫未堅定時。不試之以紛紜憧擾。則此心不可恃。不試之以聲色貨利。則此心又不可恃。當此無可奈何時。正宜加緊用功。提醒此固有之良心。使之自作主宰耳。中有主宰。則境遇當以義處之。事物當以理應之。私欲當克治而擺脫之。彼一切邪穢。何能使之勝我乎。良心之發現。正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如是始算得力。若空言靜時有功夫。而於動時茫然無所措。甚或恣意肆情。則雖數十年讀書窮理。只

作一場話說與身心全然無補。一些子靠不住。可不畏哉。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强要生出事來。殊爲自苦。此便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曾璋謹案程子曰。事物之來。不可不應。葢天下萬物。皆吾分內。分所當爲。何可厭棄。然應事者我。事不足以累我。而心本無事。心不可以生事。若無故而强生事端。非自苦而何。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言不正而感往來憧擾則物各以朋類從爾所思而私心之牽引無窮其此之謂矣

叟大激曰人當無事靜坐時忽生一念非爲名卽爲利大半皆是欲中來此念一起萬事糾纏不已至於分內當爲之事反置不理於此則生厭棄心於彼則生貪戀心事之所以顛倒也

陳幾亭先生

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

幾亭受業於高忠憲偶聞雞鳴忽覺胸中曠然無一事由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言立功之本故其學以萬物一體爲宗以人倫爲關鍵以誠敬爲操持

一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宏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裕。成人善事。其功已倍。動人善願。其量無涯。

曾瑋謹案窮士之善念。或限於勢力。或艱於貲財。故必有以曲體而成全之。達士之善念。或務近而忘遠。或囿小而遺大。故必有以恢宏而開濟之。蓋一己之爲善。則德孤而無助。使人人爲善。則道裕而有餘也。是故己有善而成人一善。則多一善而其功已倍矣。若感發人之善願。而使人人有善。則

愈推愈廣。其爲量豈有涯涘哉。

雖有明智。譽之初聞。喜心必動。諫之驟入。拂念必生。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耳。聞譽不喜。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爲百世師也。每念若此。必也聖乎。

曾瑋謹案明智之人。亦不能聞譽而無所喜。聞諫而無所拂。惟有過人之明智。而後能於方喜時覺其爲諛詞。方拂時辨其爲忠告也。是以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顏子之亞聖。孔子亦以遠佞人戒

之。蓋以譽之初聞。能令人動其喜心也。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雖諫之驟入亦無拂意。所以程子稱之曰百世之師。宜哉。人能師子路之不喜譽而喜聞過。則每念皆克念。其即作聖之基乎。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

曾璋謹案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祇是爲嗜慾所亂。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良是。蓋嗜慾萌生。正學者喫緊用功之際。不但於日長至而節之。日短至而禁之也。遂其嗜慾。則天理昏而失

其本心。不過片時之逞意。過後思之。必有無窮之悔也。忍其嗜慾。則天理明而得其本心。亦不過一刻之抑情。過後思之。必有自得之樂也。

黃忠節公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太倉嘉定人

先生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作日記。書之所爲。夜必書之。砥厲躬行。充養和粹。故能挺身殉節。忠孝無虧。

程子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

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卻有何事鬧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

治

曾瑋謹案此述程子朱子之論謂是調心之法又述周叔夜先生治躁之說使學者於此玩索則有以知此心對治之法而可以應事可以讀書日用行習之間榮辱禍福之際莫不各得其當然之理而自無心爲形役之苦矣葢程子應事從容故教學者不必忙迫葉平巖曰事雖多爲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朱子嘗言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

得。又答呂子約曰。主一只是專一。葢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若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是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

一周先生論治躁自解之法。此於急流中可以挽回若夫躁心之禁。則在平時之涵養。臨事自然從容不迫而有條理。先儒之論。已極詳備矣。薛文清曰。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

曾瑋謹案骨肉之間純乎天性本無一分之缺陷也自有種種離間遂生彼此之見於是天性漸漓而漸少矣要知所以有彼此之見者由於是非太明也然則欲彌綸其天性之缺陷莫如存渾厚之意渾厚之意多一分則天性之留亦多一分非謂家庭之間竟可不辨是非也是非雖至公至當亦只藏於渾厚之中耳

一吳大徵曰骨肉之間以恩爲重不可以義傷恩爭短論長便生嫌隙故張公處以百忍諺語付之癡聾良有以也蓋一家之中所謂是是非非不過尋常瑣屑之事有可不聞不問者若父兄有過當積

誠以感之。不忍言也。子弟有過。當盡心以教之。不可怒也。至於不可感。不可教。則又家運之使然。而無法可處者。有引咎自責而已。何可傷吾天性哉。

黃梨洲先生 宗羲紹興餘姚人

先生爲劉忠端高弟。著有明儒學案。與北方孫鍾元西方李二曲先生爲三大儒。濂洛關閩之學至今猶傳一綫者。皆其力也。

學有宗旨。是各人得力處。亦是學者入門處。天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終無頭緒。學者不得其人之宗

旨。即讀其書不能窺其要領也。蓋學問之道以各自得力者爲眞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非流俗之士即經生之業也。明儒學案中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萬殊也。若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曾瑋謹案此言學問之道以各自得力者爲眞前人得力之處即後人入門之處入門之初認定一處即將來得力之效亦在此一處一處透則處處皆透此講學之所以有宗旨也明儒學案中多有

不同之處當著眼理會明一本萬殊之旨若倚門傍戶則是强同正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非學問之道也初學於此知先儒得力所在而識其要領則有用功入手之處庶可免爲流俗之士經生之業矣　又案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講學之說由來尙矣聖賢之言載在經書宋大儒之言俱有輯錄明儒講學最盛始尙宗旨似以聖賢正論爲陳言而欲別開生面於是起門戶之見生調停之說矣遺獻先生此論學者不可誤認流入宗門靈覺

一派也要知聖賢教人無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推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故雖宋儒周子言主靜程子言仁言敬張子言理一分殊朱子言格物窮理要皆遵守聖賢正論如萬派之水滴滴歸原明儒薛文清胡文敬羅文恭高忠憲或以沈靜簡默爲言或以主敬靜坐爲言或以靜養省察爲言亦皆道其躬行心得以示學者著實用力之處並未嘗揭出一二字以爲宗旨也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

爲害於將來。大哉言乎。旨哉言乎。

吳大澂曰。講學之風旣盛。必有徒襲陳言。不求實獲者。故明儒之學。必人人認定宗旨。以示心得也。然顏子四勿。曾子三省。何嘗無心得。何嘗非持守之端。若必强立名目。以爲宗旨。不涉於空虛。卽流爲偏執。且一時之功候。卽有一時之見地。名理無窮。心得亦無窮。由博反約。自有要領。彼用力未深而偶然揭出宗旨。未必眞有所得也。

李二曲先生 字中孚。陝西盩厔人。

先生少以康濟爲心。著述甚富。旣而以爲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惟取四書反身錄示學者。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先生力肩聖

道以明體適用躬行實踐爲首務而講明正學鼓舞作興尤惓惓於匡時要務云

欲知孔顏之樂須知世俗之憂胸無世俗之所以憂便是孔顏之所以樂心齋云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無入而不自得即不幸至於饑餓而死俯仰無怍莫非樂也

曾瑋謹案此引王心齋先生樂學歌發明孔顏之樂也世俗之憂皆從私欲中起無私欲則無憂矣

苟無私欲之憂則必有天理之樂矣心齋又云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知所樂之不外乎學則富貴貧賤患難流離以至饑餓而死無往而不見爲樂矣朱子訓蒙詩云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持敬只向此心重處安亦此意也

用力喫緊之要須著著實實從一念獨知處自體自認自愼幾微此出禽入人安身立命之大關頭也此處得力如水之有源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矣

曾瑋謹案學者用力喫緊之處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之功莫先於幾微之地而著實體認辨之者明而謹之者嚴焉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出乎禽卽入乎人人禽之判雖是懸殊而所爭不過方寸之間誠所謂一大關頭也苟能全乎其爲人而不入乎禽則能安身立命矣是謂君子存之是謂君子之愼獨於此處得力則學之有本資之深而左右逢其源也水之千流萬派時出而不窮者非有源而能如是乎

宜打併精神。默坐澄心。務令心澄神怡。表裏洞然。使有生以來。一切嗜好。一切外慕及種種技能習氣。盡情融銷。潔潔淨淨。無一毫牽纏黏滯。方有入機。

曾璋謹案此言存養之功。兼省察克治也。與王文成論數則可以參觀。

象山掌庫三年。學問大進。王文成謂除了人情事變。別無工夫可做。湛甘泉論爲學喫緊之要。只在隨處體認天理。若必待事務有暇。而後整肅身心。料理工夫。則是閒時操存。忙時改過。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

華夫豈造次必於是之謂耶。故不必論有事無事。問時忙時。隨在提撕。終日乾乾。無事恒若有事。有事行所無事。立身行己在此。安身立命在此。鄙言已盡在此矣。

曾瑋謹案陸文安莞庫時學問大進者。工夫不在人情事變之外也。或問王文成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文成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湛甘泉

之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自言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然其所論亦卽文成言人須在於事上磨練做工夫及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之意至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二語又文成所嘗設喻者二曲先生所以與文安文成連類而述者歟

日用之閒以寡欲正心爲主以不愧天爲本欲不止於聲色貨利凡名心勝心矜心執心人我心皆欲也

捷於影響者也

隨人開發轉相覺導使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曾瑋謹案因人之所蔽者而開之所蒙者而發之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轉相化導而人有不改過遷善者乎朱子曰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葢天地以生物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又講明義理扶植綱常

使人人有安身立命之處耳。君子以道自任。是亦匡時之要也。

吳大澂曰。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以處境言也。若以存心言之。感化得一人。便是教育之本。挽回得一事。便有轉移之術。且我之所覺導者一人一事。而其人之轉相覺導者。則不止於一人一事。故勸善規過之念。擴之即裁成輔相之功。天下之重。以吾身任之。天下之大。以吾心正之。一言一動。何在無兼善之量也哉。